

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如今各种不同类型的聚会也越来越多。一般情况下，只要有热心人牵头组织召集，受邀者除特殊情况外，基本不会放过参与聚会的机会。

今年5月初，我的一位老战友发来信息，说今年“八一”期间，在省内沿海名城滨海县举办原部队修理所战友聚会，邀请我参加。

我是1978年入伍的，今年适逢整40年。我想值得参加并庆贺，随即相约几位曾在部队修理所工作过的高邮籍老战友碰头，大家都很珍惜自退伍后首次组织的聚会，认为机会难得，高邮籍9名退伍、转业的老兵均表示届时一定参加。

今年“八一”前后，正值“三伏”，天气特别炎热。我们于7月31日中午合租一辆小面包车前往滨海县，由于车子老旧且小，人多显挤，空调效果又差，午时烈日当空，车内温度超过40℃，坐在后排的战友大汗淋漓，途中有人感觉头晕不舒服，但高速公路途中别无办法，只得不断补水，有人干脆脱掉上衣散热。

车况虽不尽人意，却并未影响大家去参加聚会的兴致。因40年前也是咱们同乘一列火车走入军营的，如今又同乘一辆车去参加战友聚会，每人都倍感兴奋，而且9人退伍后虽同住城区，像今天都聚齐在一起却没有过。在车上，大家回顾起40年来的生活、工作等往事，叙不完，道不尽，把旅途中的不适忘得一干二净。

不知不觉经3个多小时的行程，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滨海县某招待所。大厅里已坐满先报到的战友。近些的有山东、安徽的，远些的有河北、四川等地的。特别让我们感动的是这些老领导，老战友纷纷上前迎接我们，大家见面紧紧握手、亲切问候、诉说友情，场面让人激动不已。

当晚，我们的老所长、后升任师部后勤部副部长的老领导，由于旅途劳累，以及当日下午又不间断地接待一波又一波参加聚会战友的问候，与大家动情地共叙曾经的军旅生涯时间过长，又过度兴奋，引起血压升高、心跳过速而紧急住入当地医院治疗。万幸的是，经检查治疗，老所长暂无大碍，医生建议注意休息、控制好情绪。但第二天，老所长仍要求继续参加聚会活动。

当晚举行聚会晚宴，这是这次聚会活动的高潮。入座时，如同当年在部队一样，官兵不分，亲如兄弟，自主入座。此时，原指导员不减当年军人风采，简要向大家致了祝酒辞。他首先代表大家感谢本次聚会筹备组战友的付出，其次是希望各位今晚尽兴吃好喝好、玩得开心更好！

晚宴起初，都是同桌战友相互敬酒，说些客套话。说得最多的内容是各自介绍家乡的美食、美景，并邀请各位有机会去玩。与我们同桌的四川战友两杯酒下肚后，觉得不够热闹，站起来逐个向大家敬酒，然后对大家说：“我希望大家去我们四川玩，如果想去，只要提前联系一下，到时通知我去接你们，带你们去玩四川最美的峨眉山，吃最正宗的四川火锅，不需要你们花一分钱，我个人全部包揽！”他还说：“我们是同在一个连的，有几位还曾同在一个班，这是缘分。40年后的今天能再次相聚，难得啊！余生不可能再有40年了，珍惜吧！我希望你们明年就去四川再聚首，我在四川等候各位。”话毕，仰头又是满满一杯酒。我们连连道谢，他情真意切、直率豪爽，酒量也非同寻常。

酒过三巡后，大家开始互动起来。各桌之间你来我往，向各个层级的领导敬酒后，各自

庄子说：道在屎溺。

小时候，不听妈妈的话，妈妈就会诉苦：“我把屎一把尿，把你养大，容易吗！”言下之意，好不容易养大了，还不懂事，还让妈操心！做姑娘时，喜欢抱别人家的小孩，就会有尿在身上，回家的第一件事，赶紧换裤子！当自己做了妈妈，孩子有点尿洒身上，真是一点也不在意，一会儿就干了。体会到妈妈是不怕脏的。

孩子小，最盼望的事：天天开太阳！晒得尿片又暖和有干爽，小屁股舒舒服服的，多美！记得她9个月时，第一次去扬州瘦西湖，那天玩了什么，已经没什么印象。晚上在仪征姐姐家住宿，天下起了雨，只记得在柔和的灯光下，姐夫专心地给她一片一片熨尿片，一直难忘！

今朝诉思情

□ 方爱建

找个理由，到处敬酒。如找同一年入伍的，同一兵种的，同一年退伍的，还有同睡一床上下铺的，同一次立过功的等等，都要敬酒。大家喝得开心，喝得尽兴。

此时有些不胜酒力的人，则搬了椅子坐到边上去躲开别人的敬酒，自己喝茶解酒去了。

还有不少喝得微醉的反而要酒喝，他们碰上谁都要敬酒。此时实际已到了说的比喝的多的高度兴奋状态。我们这桌先来了一位四川战友，他指着我们一个同乡说：“小吴，你小子还记得我曾打过一架吗？那时年轻气盛不懂事，今天我自罚一杯，算是为当年的错误赔不是。”随后又来一位山东战友，他对另外一位安徽战友说：“你那年回家探亲其实是为了相亲。当时，是我借给你手表和20块钱，你才讨到老婆的，今天你必须陪我喝两杯。”那位安徽战友说：“我感谢你，也应该喝，但你必须先罚一杯。”山东战友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安徽战友道：“你忘了？当兵第二年有一天中午，你去大院果园，偷吃苹果被抓住后谎报了我的名字，后来我被班长批评而没有揭发你，替你扛了。请大家评评，你该不该自罚一杯？”“哦，该罚该罚！”大家起哄。

再后来，有几位战友酒喝高了，想回宿舍休息。此时，有人提议抓紧时间拍一张集体照，于是大家先后合影，并当即将晚宴盛况照片、视频等发给师后勤部战友网上，让因故未能参加聚会的战友共享此时此刻的“难忘今宵”。

第二天活动安排是，上午参观滨海县现代化在建港口、游玩海边浴场等，下午进行座谈。

座谈会是这次聚会的重点。主持人先请历任老领导作简短发言。领导发言后，已有不少战友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，急不可待地举手要求上台发言。有人发自内心地感激部队数年的培养，使自己从一个农村青年成长为部队干部，并使自己在政治上、工作能力上得到很大提升，回到地方后顺利进入政府部门工作，如今经济条件优裕，家庭幸福美满。也有现在从商的战友，大谈退伍后，如何保持军人直率、刚毅的作风，大胆果断创业，白手起家，经营规模从小到大，发展到如今已拥有不菲的财富。还有战友介绍自己在部队虽时间不长，但经部队正统的政治教育和严明纪律的管理以及规律生活的锻炼，让自己养成了诚信守纪、好学上进等好习惯，退伍后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，在不拘一格选人才之际，经考试走上教育岗位，并先后在全国及省市获得不俗的教学成果，其配偶和子女也都非常优秀。

后来，也有战友上台，饱含深情地即兴朗诵他自己创作的诗歌，以表达此时的心情和感受：“青春献军营，励志报国心。分别数十载，今朝诉思情。”此时，全场那么动情！接着，原老排长上台：“战友们，还记得我们共同生活过的师大院路道旁那粗壮茂盛的法桐树吗？还记得我们曾同在一个食堂吃同一锅饭的情景吗？还记得我们同去看电影看演出的师部大礼堂吗？还记得那时每天晨跑我们同声高唱《打靶归来》的歌曲吗？还记得退伍时，领导送我们上车，与部队战友依依惜别时的场景吗？”老排长一连串的发问勾起我们无限的思绪，战友们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记得，记得，永远记得！”因为这一幕幕美好的时刻已刻骨铭心，一旦提起，台上与台下已完全融为一体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年，回到那无忧无虑、喜笑颜开的金色年华，回到了那没有虚伪和欺骗，只有真诚与友善的军营生活。

分别数十载，今朝诉思情。聚会虽短，但值得我们此生无尽地回忆，因为大家来相聚，实现了一个共同的愿望，即开心与快乐地找回了过去，找回了曾经的自己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的婆婆身体不太好。有时会大小便失禁。每次看见脏兮兮的卫生间，气味呛人，总有一股无名火。后来知道了，生气没用，静下心来，收拾干净为好！

有一次，我正在收拾卫生间，女儿走进来，有点内疚地说：“地上我刚刚已经弄了，冲厕没弄干净！”我没好气地说：“以后给妈妈弄！”女儿又说：“爹爹肠胃不好，你要给他看一下！”当时我又羞愧又震惊，女儿脾气好，想得比我周到啊！

现在呢，春天我会买些栀子花、白玉兰，夏天呢，我会买几张荷叶。即便是气味不好，我也可以先闻闻香气！秋天呢，天气凉爽，我会勤通风，加强空气流通，保持清爽。

道在屎溺里，人在感悟中。

一大早，臬子就喊我去看水，说看好水再吃早饭。

臬子是我们邻居，叫王立争，住在“知青屋”东面。臬子不呆，两个字是绰号。他心直口快，藏不住话。心里想什么，嘴上就说什么。该说的话，不该说的话也说。如此之性格，在一般人看来，他就是有点“呆”。

臬子是生产队的看水员，此时最忙。小秧栽下去才半个月，田里水少了要进，多了要放。队长让他找帮手，他就找上了我。我口袋里有“飞马”。“飞马”是高档香烟，二角九分钱一包。臬子只抽八分钱一包的“经济”，与我在一起，他有“飞马”抽。

我们扛着大锹，边走边聊边抽烟。满田的绿，精神抖擞，直逼你的眼。水汽氤氲，好像一层透明的轻纱，浮在半空中，仙境一般。

“老天架势，秧苗长得多好！”臬子喊声醉人，刀刻般的皱纹一下子舒展开。

秧苗一天比一天绿，一天比一天壮。每天看水，臬子都要舒展着刀刻般的皱纹，重复那句醉人的话：“老天架势，秧苗长得多好！”

一天傍晚，正准备收工。突然，狂风大作，乌云翻滚。没有雷声，却大雨倾盆。人们从秧田里爬上来，直往庄子上溜。臬子身高个大，却落在最后面。他似乎并不在意风吹雨打，高声而兴奋地喊道：“下得好，下得好，秧田要水！”

这雨连续下了两天三夜，一点也没停的迹象。秧田的水，满满的。远远望去，白茫茫一片。秧苗只露出一个个的小尖尖，过不了多久，它们就会遭受灭顶之灾。外河水位高过内河水位，内河水位又高过秧田，秧田根本没法放水。队长皱起眉，臬子苦着脸。整个生产队，男女老少，脚下沉沉的，像有千斤重。

公社发出紧急通知，要求每个生产队派水车上坝，由内河向外河排水，使内河水位低于秧田。通知上午八时许到达，临近中午，我们生产队的水车就已经在坝上安装好。队长排班。白天，上午一班，下午一班。晚上，上半夜一班，下半夜一班。四班倒，歇人不歇车。每班八人，分两组。两组交替，踩半小时，歇半小时。

我与臬子同班同组。臬子把我拽到水车上，认真关照。大意是，脚下要注意，如果踩空车拐，就得“吊田鸡”。不“吊田鸡”，脚会碰伤，轻则破皮，重则出血。臬子做了个示范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所谓“吊田鸡”，就是两只膀子套住水车扶手，双脚离开车拐，身体向上缩。此时，你就像只大青蛙，被吊在水车扶手上。高邮人把青蛙叫做“田

鸡”，故为“吊田鸡”。

臬子他们心急，用尽全力，“吱吱嘎嘎”，“哗哗啦啦”，把个水车踩得飞快，恨不得立即就将内河的水位降下来。我从来没干过这活，一开始很不适应，老是“吊田鸡”。一看到我“吊田鸡”，臬子总是喊道“慢点慢点”，等我重新踩上车拐，不一会儿就又快了起来。

白天还好，晚上就有点危险。那是某天的下半夜，我们第一组先上水车。前半程，我踩得一点都不差，已经踩熟练了。后来越踩越不行，生物钟捣了鬼——双脚不由自主地踩着，人却打起瞌睡。“不好！”臬子一声大喊，我方惊醒，连忙“吊田鸡”，可是已经迟了，左脚被车拐碰上。下来一看，还好，只碰破一点皮。

在坝上，我们奋战了十多天，七月中旬未终于结束。最不能忘记的，是结束前那一天的下半夜。那一天，白天雨就下得特别大。晚上，雨势加强。下半夜，雨更是凶猛无比。才爬上水车，风刮得人睁不开眼。雨借风力，倒向头顶，流在脸上。人就像闷在河里，透不过气。我们坚持着，越是这样越要拼命。干了半个小时，我们这一组休息。避雨棚里，大家都在喘气。我累之极，刚想睡，突然传来一阵悲切声。一睁眼，臬子坐在不远处，嚎啕大哭。那情景，我一生再也未遇到过！一个能挑三百五十斤担子绕打谷场走四圈的汉子，竟然哭得捶胸顿足！臬子一边哭一边喊：“老天爷，做做好事，别下了！再下，淹了秧田就要讨饭，60年那样的日子难熬……”臬子本就是个大嗓门，这哭声和喊声盖过风，盖过雨，刺破人心。“60年那样的日子难熬……”——这话在当时，只有臬子敢说。借着马灯微弱的光亮，我看到臬子身在抖，脸在抽。

说来奇怪，夜里雨下那么大，到一清早，说停就停了，但天还阴着。臬子拉我去吃早饭；一到他家，他不忙端饭碗，却烧起香来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“臬子，你迷信！”“新农民，不要瞎说，菩萨在上面！”

到了下午，我还在睡。臬子把我从床上叫醒，笑容可掬——与昨夜相比，判若两人。“新农民，有命了，有命了，天要转晴，不会再下了！”“谁说的？”“公社通知的！”“臬子，那你早晨烧香，白烧了！”“不，菩萨保佑不下的！”说着，臬子跟我讨了一根“飞马”，点起来，惬意地吸一口，哼着《社会主义好》，走出大门。大门外，已经燃起晚霞。

两天后，水退了，秧苗直往上蹿。我们去看水，臬子脚下生风，脸上开花，醉人的声音又响起。

“老天架势，秧苗长得多好！”

“一饭何曾忘却时”，苏轼一语

叩中了我的心弦。往事如烟飘悠，人情如水潺流。多少盘中餐，历历在眼前。

1951年秋的一天，中午散学，我一路小跑到了家屋后身，妈在挖地。我问，“妈，饭好啦？”“我就烧。”她立即放下手中的锹，“烧茼蒿糯米饭给你吃，来得快。”话音间，似早有安排。

我放水，烧火。妈淘糯米，剪茼蒿，洗，稍切。水开下米，尚未干汤，米大“伸腰”。茼蒿下锅，放油盐，翻炒匀，滚锅，停火。再烧两个草把，闻到饭锅香啦！片刻，装碗。母亲还给我挑了一点荤油，我拌匀，顺带吹吹冷。当时正是“半桩子（身高1米2至1米5），饭缸子”，又饿了，三扒两咽，一碗很快滑下肚了。我问“怎么这样好吃？”妈说：“新收的糯米，嫩滑蒿鲜。”“噢！”正是，纯洁糯米“珍珠”白，简朴茼蒿“翡翠”绿，似水初熬荤油香，故乡美食比华章！

事生情，情生事，事情相系。约是1952年初夏，父亲趁我几天在家，想找点小钱，他告诉我，楝树果子可到油厂卖钱（出售方知，打一天果子，只可买餐饭）。于是撑一小船带着我“游弋”七里八乡，找到楝树，船靠树下岸边，用竹竿或船篙抽打树枝。掉在光地上的，掉在船上的，我都易捡，就怕进了草丛难觅。楝树又不成林，多远才遇一棵。不觉到了陈东，大姨妈房后就有楝树，打完，日到中

和这条小巷扯上关系

不要轻言放空自己

如水的月光铮亮

胡须疯长

乍暖还寒的季节驮着梦想

一饭何曾忘却时

□ 黄学根

有咸菜下饭。况且大姨妈家多子女，大姨夫不顾家，日子更是紧巴巴。我的记忆正像面前青菜豆腐一样清晰。

13年后，1965年底，我工作后的第二个春节，年初二。我随母亲去看大姨妈，中午，“准六大碗”，放得满桌是菜。两个表哥，一个表弟、表姐，大姨妈，母亲和我，还有第一次见面的表姐夫在场。他在沪东造船厂，正式工人。陈堡农家子，撞进大上海，进而妻子女儿，都成了“上海人”。恰是，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。他是好样的！遗憾的是，2002年，我去沪，他已离开人世。我追忆他的模样，也让那顿饭成了永恒。

2001年秋，回老家看望父母，二老到周家泽去了。下午我急骑车路找到小姨家已是暮色苍茫。我与四位老人共进晚餐。虽是矮墙浅屋，却是难得的满室亲情。心欢情畅，三菜一汤吃得香。我问，“妈，你们来几天啦？明天跟我回去吗？”小姨急了，“不，再玩几天，难来难去的，下次不知哪天来，让我们姐妹们‘打打伙儿’（作伴）呗！”我明白了，人啊，年高情更切，难得几度夕阳会！次日晨，我拜别四老上路了。

蟋蟀的鸣唱

□ 张学杰

一阵阵温婉叫醒

“泡菜坛边沿水的咕噜声”

“刮锅底的寡淡声”

清澈漫延

滤过一株干枯困顿的影子

命运如烟 日子似碑

夜不再沉寂